

思辨能力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实践研究¹

贾 蕃 徐晓燕

西南交通大学

© 2023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原名《中国外语教育》) (1), 75-82 页

提 要: “思辨缺席”的现状与对思辨能力如何融入教材编写的探讨缺失有关: 一方面, 忽视对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的梳理, 导致思辨能力无法具象化应用于教材编写; 另一方面, 存在经验主义指导教材编写的现状, 鲜有研究讨论如何基于理论框架指导思辨能力融入教材编写。本文回顾思辨能力的构念, 构建了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框架。在此基础上, 以《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思辨板块的编写为例, 探讨思辨编写理念和思辨内容设计。本文认为, 教材编写是理论阐释和教学实践的统一体, 应当将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和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框架相结合, 指导教材思辨板块编写。通过编写实践提出的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原则, 可为今后的教材研究提供方法参照。

关键词: 思辨能力; 教材编写; 外语教材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105(2023)01-0075-08

DOI:10.20083/j.cnki.fleic.2023.01.075

1 引言

21世纪以来, 思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李成坚、徐晓燕等 2021)。虽然思辨能力的重要性已获得共识, 但“思辨缺席”的现状仍未改善(黄源深 2010)。目前很多外语教材限制了教师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李正栓、李迎新 2014), 思辨能力在教材编写的融入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思辨能力的层级理论模型需进一步明晰。教材为迎合思辨能力培养的潮流, 存在“贴标签”现象, 导致“并未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具体的思辨分项技能”(文秋芳、孙旻 2015: 10)。换言之, 思辨能力在教材编写中缺乏操作化界定, 存在上、下位概念模糊的情况。我们认为, 上位概念的思辨能力在教材编写中需要具象化, 将其下位概念思辨技能合理、有层次地呈现在教材编写中, 否则思辨

能力的培养就成了空中楼阁。另外, 相较于思辨能力的实证研究(文秋芳等 2018), 教材编写者缺乏对思辨能力理论模型的深入解读, 思辨技能内容的设计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 导致学生的思辨能力训练缺乏完整性(孙有中 2019)。

第二, 思辨板块的编写缺乏教材研究的理论指导。曾天山(2019)认为, 不少教材编写长期停留在经验总结和直觉水平上, 与实际教学情况存在脱节现象, 导致教材编写研究落后于教材使用实践的发展。这也是客观上导致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缺乏理论依据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多为经验总结与分享, 较少探讨如何基于教材理论来指导思辨板块的编写过程和流程, 因此, 思辨能力培养与外语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如何开展、采用“显性”还是“隐性”编写模式、思辨内容设计的科学性等问题仍亟待解决。

总体来看, 上述问题与教材思辨板块如何编

¹ 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020 年度重点项目“中美思辨教材编写模式对比研究”(项目编号: ARC2020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并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项目“思辨能力培养在英语专业基础教材编写中的融入研究”资助。

写的研究匮乏有关。教材缺乏合适的思辨内容设计(崔琳琳 2013),这与语言教材编写融入思辨能力的难度大有一定关联(徐锦芬等 2015)。已有研究对比了中外教材思辨能力的培养(陈则航等 2020),为我国外语教材编写提供了参考价值,但鲜有研究探讨如何将思辨能力培养融入我国的外语教材编写实践。为此,本文在厘清思辨能力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的理论框架,从思辨编写理念和思辨内容设计两方面探讨思辨能力教学材料的编写。通过相关理论的梳理和整合,进一步提升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的科学性,为同类教材研发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照,也为解决学习者“思辨缺席”的现状提供思路。

2 思辨能力的概念

厘清思辨能力的内涵和层级理论模型是编写教材思辨板块的前置条件。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思辨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特尔斐”项目组(The Delphi Project)将思辨能力解释为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Facione 1990)。文秋芳等(2009)将思辨能力定义为“依据标准,对事物或看法做出有目的、有依据的判断能力”。Bailin & Battersby(2015)认为思辨是审视话题、达成合理判断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构建了思辨能力的理论模型。国外影响力较大的是Paul & Elder(2014)提出的思辨三元结构模型,提倡通过将思辨标准应用到思维元素,培养思考者的情感特质。国内代表性较强的是文秋芳等(2009: 42)提出的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见表1)。

表1 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文秋芳等 2009: 42)

元思辨能力(自我调控能力)——第一层次		
思辨能力——第二层次		
认知		情感
技能	标准	
分析(归类、识别、比较、澄清、区分、阐释等)	清晰性(清晰、精确)	好奇(好疑、好问、好学) 开放(容忍、尊重不同意见,乐于修正自己的不当观点) 自信(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敢于挑战权威) 正直(追求真理、主张正义) 坚毅(有决心、毅力,不轻易放弃)
推理(质疑、假设、推论、阐述、论证等)	相关性(切题、详略得当、主次分明)	
评价(评判预设、假定、论点、论据、结论等)	逻辑性(条理清楚、说理有根有据)	
	深刻性(有广度与深度)	
	灵活性(快速变化角度、娴熟自如地交替使用不同思辨技能)	

第一层次的元思辨能力指对思辨的计划、检查、调整和评估。第二层次的思辨能力受到元思辨能力的监管和调控,由三个认知技能、五个认知标准以及五个情感特质构成。本文所讨论的思辨能力指学生能力培养的上位概念;而思辨技能指教材编写与教学的具体内容,包括认知技能、认知标准和情感特质三大维度。

3 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的理论框架

国内外学者对思辨的内涵和模型进行的探讨为外语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思辨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教材编写的框架实施。Jolly & Bolitho

(2011)提出的外语教材编写流程包括五个阶段:1)需求辨识(identification of need)即对教材进行需求分析,明确教材特色;2)语言探究(exploration of language)即确定语言点和技能等;3)情景化实现(contextual realisation)即选择合适的文本;4)教学实现(pedagogical realisation)即编排适当的练习和活动;5)实物产出(physical production)即材料与内容的多模态呈现方式。我们认为,Jolly & Bolitho(2011)提出的“需求辨识”是教材编写理念考量的重要因素。另外,教材编写流程应当基于教材编写理念开展。为此,笔者构建了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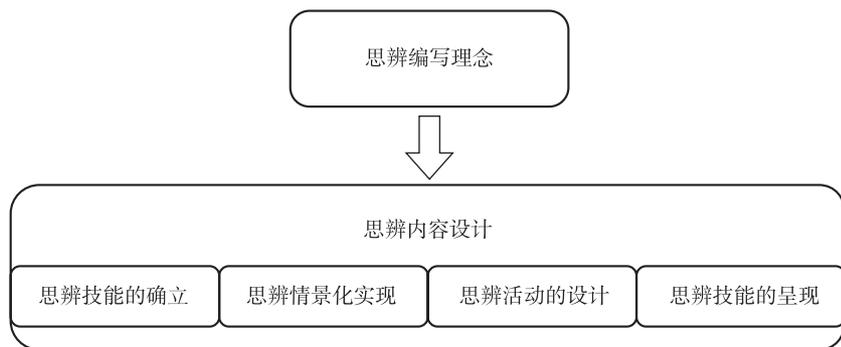


图1 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框架

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框架由“思辨编写理念”和“思辨内容设计”两大层次构成。“思辨编写理念”应体现在“思辨内容设计”的各个环节中。“思辨内容设计”参考Jolly & Bolitho (2011)提出的外语教材编写阶段2)至5),包括“思辨技能的确立”“思辨情景化实现”“思辨活动的设计”“思辨技能的呈现”四个环节。

“思辨技能的确立”指教材编写需要确定目标思辨技能,即教材计划编写的认知技能、认知标准和情感特质的集合。“思辨情景化实现”指教材需要结合课文或者场景对思辨技能展开讲解与分析。这需要教材编写者充分挖掘文本内容,讲解适合本单元内容的目标思辨技能,是与思辨技能“匹配”的过程。“思辨活动的设计”指教材安排的思辨技能练习或活动任务。“思辨技能的呈现”指教材采用多模态方式在多种教学资源类型中呈现思辨技能。四个环节相互关联,其中“思辨技能的确立”是前提,“思辨情景化实现”和“思辨活动的设计”是重点,“思辨技能的呈现”是载体,贯穿“思辨情景化实现”和“思辨活动的设计”。

4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中思辨能力的编写

本节基于文秋芳等(2009)的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和笔者构建的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框架,以《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以下简称《新时代》)思辨板块的编写为例,从思辨编写理

念和思辨内容设计两方面探讨如何将思辨能力融入外语教材编写。

4.1 思辨编写理念

思辨能力的培养需要从教材编写进行根本性改革(孙有中 2011)。思辨编写理念是教材改革的重要手段,决定了思辨内容设计。《新时代》思辨板块的编写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思辨能力与外语课程思政有机结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文秋芳(2020)认为,不正确的价值观可能将思辨能力引入反方向,危害他人或社会,甚至导致犯罪。例如,罪犯可能也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而这种不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的思辨能力很显然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新时代》引导学习者将思辨能力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结合,通过思辨能力的培养落实课程育人、思政育人。例如, B4U4¹在讲解“正直”(Intellectual integrity)这一情感特质时,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等历史哲学人物为例,以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理智正直的品质。在思辨活动的设计上,适当嵌入中国元素,助力学习者讲好中国故事。例如, B3U2在讲解思辨技能的认知标准“清晰性”(Clarity)时,结合文章话题设计思辨写作任务,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呼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图2所示。

1 B代表册数, U代表单元数。B4U4代表《新时代》第4册第4单元,下同。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Guid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China has always been advoca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rite an essay of at least 350 words to introduce an approach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to conserve our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etc. Pay attention to the clarity of your writ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may help you.

- What was the place like before the approach was adopted?
- When and by whom was the approach adopted and how exactly was it applied?
-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lace?

图2 思辨写作任务设计

教材作为课程思政实施的重要载体,应当将思辨能力有机融入课程思政的范畴。思辨能力的培养也是实现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

第二,采用“显性思辨”编写理念。虽然学界存在“显性思辨”与“隐性思辨”之争,但编写模式需要重点考量三方面因素。1)教材的使用对象。对于认知水平不高的学习者而言,需要将思辨消融在外语教学当中(文秋芳、孙旻 2015)。对于英语专业本科生,在进行专业学习的同时也需要掌握相关思辨术语,可以采用显性模式。2)教师的思辨能力。目前我国外语教师的思辨能力亟需提高(曲卫国 2016),采用显性模式有利

于教师明确各项思辨技能,发挥外语教材对思辨能力培养的指导作用。3)实证研究结果。苏翊翔(2011)发现显性思辨在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评价能力方面更具优势。与此类似,张羽(2017)的课堂观察发现,显性思辨有助于增强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引导学习者思考文本的社会意义与思想价值。可见,外语教学中的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为显性思辨的优势提供了依据。

因此,《新时代》单独设计了思辨技能板块,四册教材的每个单元侧重讲解一种最典型的认知技能、认知标准或情感特质,例如,图3展示了B3U2讲解的认知标准“清晰性”。

Critical Thinking

Clarity

Clarity means the meaning of a statement is free from confusion and can be easily grasped. Making what we say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can help others follow our flow of thought easily. To achieve clarity we need to state precisely and elaborate on the meaning of our statement. One way to do this is to provide concrete examples or definitions.



思辨技能讲解

图3 思辨技能的认知标准“清晰性”讲解范例

每个思辨技能的讲解不求面面俱到,力求由浅入深、由小见大,使学生在掌握细小内容的基础上发散思维。除了思辨技能的确立外,《新时代》还在思辨情景化实现、思辨活动的设计中呈现思辨技能,将思辨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入课堂

讲授和练习中。例如,B1U1讲解的思辨技能是Think about the purpose,该单元的写作练习话题是My College Life,要求学生在完成写作任务之前结合思辨技能思考写作目的是比较(compare)大学和高中生活差异、描述(describe)大学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还是分享(share)大学的学习方法等。该写作练习话题与单元主题“崭新的开始”(A Fresh Start)高度相关,以期通过知识理解、技能培养、分析与思考,实现思辨知识内化(刘文波等 2021)。

4.2 思辨内容设计

4.2.1 思辨技能的确立

外语教材的内容应当体现知识与技能构建的

完整性与系统性(庄智象 2006)。然而,部分教材编写者未将国内外成熟理论模型中的思辨技能完整地体现在教材编写中,这导致学生思辨能力训练缺乏完整性(孙有中 2019)。《新时代》思辨技能的确立涵盖了Paul & Elder (2014)的思辨三元结构模型和文秋芳等(2009)的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中的思辨技能,将思辨板块划分为40个单元(见表2)。

表2 《新时代》思辨技能布局

U	B1 (认知技能)	B2 (认知技能)	B3 (认知标准)	B4 (情感特质)
1	Think about the purpose	Categorization	Depth	Intellectual integrity
2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Relating a text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Clarity	Intellectual fair-mindedness
3	Cite evidenc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readth	Intellectual humility
4	Determine the main idea	Examin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Credibility	Intellectual empathy
5	Analyze character in storytelling	Integrat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Fairness	Intellectual courage
6	Make inferences	Cause-effect reasoning	Relevance	Intellectual perseverance
7	Look for underlying assumptions	Generating implicatures	Accuracy	Intellectual autonomy
8	Clarify the meaning of words	Developing a perspective	Significance	Confidence in reason
9	Integrat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Decoding metaphors	Precision	Integrat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10	Integrat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tegrat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Logic	Integrat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从系统性上看,思辨技能的排布体现层级关系的递进。《新时代》B1和B2讲解认知技能,B3关注认知标准,B4侧重情感特质。由于每个单元的思辨技能均和课文主题相关,四册课文理解难度逐渐增大,因此B1到B4的思辨技能由浅入深,由低阶到高阶,循序渐进。

作为教材的最后两个单元,B4U9和B4U10将四册教材内容进行纵向、综合联系。文秋芳等(200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思辨技能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单独实现,因为思维活动经常涉及多种类型的思辨技能。因此,B4U9涉及思辨技能情感特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还有哪些其他的思辨技能情感特质,鼓励学生利用已有思辨技能进行延展,体现了从思辨的单一技能逐步过渡到综合运用多种高阶思辨技能的过程,有利于提高学习者在实

际生活中综合运用各种思辨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灵活性(徐锦芬等 2015)。

4.2.2 思辨情景化实现

国内已出版的部分教材将思辨与语言学习相分离。虽然有单独的思辨板块,但思辨技能的讲解与课文内容的关联度不高,存在“脱节”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教师脱离课文训练学生思辨能力,出现了外语教材“边缘化”的倾向(曲卫国 2016)。Lantolf *et al.* (2018)指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体现了人类的认知发展。相较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英语专业课程思辨能力培养的区别性特征之一就是语言能力的标准与高要求。在英语专业教材编写中,语言目标应当是首要目标,而思辨能力的训练不能脱离语言载体单独存在。因此,英

语专业教材编写应当鼓励将思辨能力培养与语言教学有机结合,实现学生多元能力的协同发展。

孙有中(2019)提出了思辨英语教学的理念,即英语学习和思辨能力培养融合开展,实现思辨内容的情景化教学。《新时代》通过课文实例分析进一步阐述思辨能力的应用,重在关注话题与课文之间的关联性。以B3U2为例,在讲解认知标准“清晰性”的概念后,结合课文实例进行深入分析,例如:

Paragraph 10 of Text B is a good example to achieve clarity. Sentence 1 conveys an academic description of René Descartes' idea, but it's complicated both in sentenc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 Through clarification and support of Sentence 2, 3 and 4, the reader might understand the gist of René Descartes' idea presented in Sentence 1 and make clear the structure of this paragrap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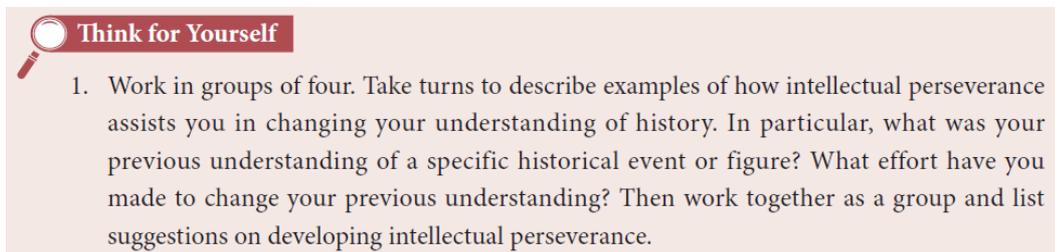


图4 思辨技能的情感特质“毅力”练习活动设计

刘文波等(2021)认为,将思辨能力迁移到实际生活中是建设有效课堂的重要环节。因此,需要将思辨的讲解迁移到学习者的日常思维活动中;反过来,思辨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学习者在日常思维活动中的正迁移。

另外,练习活动设计同样关注思辨的循序渐进。从纵向上看,四册教材中思辨板块的练习从相对闭合走向开放,练习的自由度逐渐提高。另外,活动设计的认知难度也逐渐提高,从完成课文任务过渡到完成社会生活中的任务、从完成个人任务逐渐过渡到完成团队任务,对学生的挑战难度逐渐增大。

4.2.4 思辨技能的呈现

思辨技能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辨能力培养的成效。从资源类型上看,《新时代》的

编写者以B课文为例讲解作者如何达到“清晰性”的标准,对学生用书中A课文进行补充。课文在内容上的互补或对比,有助于拓展学习者的思维,激发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提升思维的广度(徐锦芬等2016)。

4.2.3 思辨活动的设计

《新时代》的活动设计不仅体现在思辨板块的练习活动,还体现在其他单元活动中,如分析性阅读、写作练习等。活动设计精准对接本单元训练的显性技能,如图4所示,B4U6讲解情感特质“毅力”(Intellectual perseverance)时,要求学习者在基于课文主题“历史”(History)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用英文完成口语和写作等产出性任务,鼓励学习者将内容迁移到实际生活中培养思辨能力,实现思辨能力训练与英语语言学习的精准结合。

学生用书、微课、教师用书、教学PPT中均专设思辨板块,提供配套的思辨教学资源,旨在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微课基于学生用书的思辨技能开发,以动画、演示等更加生动的方式帮助学生内化思辨技能。教师用书则是对学生用书思辨技能的补充和拓展。以B3U2为例,学生用书解决“是什么”,讲解“清晰性”的基本内涵;教师用书重点关注“怎么做”,不仅结合课文实例从内容层面分析如何实现“清晰性”,还从语言层面讲解如何达到“清晰性”。从模态形式上看,《新时代》除了文字讲解外,还在教学资源中采用图片、表格、音视频的形式呈现思辨技能,通过多模态教学的方式,多视角刺激学习者多种感官,提高教学效果(张德禄、张淑杰2010),为同类教材思辨资源开发提供了方法参照。

5 启示

教材是理论阐释和教学实践综合作用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

一方面，教材是教学理论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功效的重要中介之一，理论应当指导教材编写的全过程。因此，教材思辨板块的编写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充分厘清思辨能力的内涵，运用科学的教材编写方式(陈则航等 2020)，指导思辨编写理念和思辨内容设计。教材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其内部板块需保持一致，才能发挥最佳的教学效果(曾天山 2019)。已有研究中探讨如何编写教材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较多(贾蕃 2022)，既涉及词汇、语法习得等本体理论，也涉及教材编写理论的应用。作为与其他关联板块(如词汇、语法等)并行的思辨能力，也应当在内容上构成衔接，形成有机联系。换言之，教材编写既应当保持思辨能力自身的系统性，体现思辨能力的层级理论模型，也应当按照教材编写框架科学、有机地呈现思辨能力。

另一方面，教材编写应当从经验主义向科学概念化方向发展。通过《新时代》教材编写实践，我们总结出思辨内容设计的如下原则，为丰富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的编写理论提供借鉴。首先，在“思辨技能的确立”阶段，应关注“系统性”和“渐进性”。“系统性”指思辨点的确立应当依托外语教学研究成果，将思辨能力的要素系统地体现在一套教材的各个单元中，这种确立的过程不应当是零散、碎片化的过程。“渐进性”指思辨点的排布要考虑难度的循序渐进，与教材难度和学习阶段相协同。例如，情感特质的培养依赖于认知技能的掌握，因此从顺序上应当先呈现认知技能，后呈现情感特质。其次，在“思辨情景化实现”阶段，应遵循“关联性”和“迁移性”。“关联性”指思辨点与课文紧密结合，不能脱离语言载体单纯训练思辨技能。“迁移性”指要从课文内容迁移到学生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当中，扩展思辨能力的情景范围。再次，在“思辨活动的设计”阶段，应注重“产出性”和“开放性”。“产出性”指活动设计应当以口语、写作等产出性活动为主，

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开放性”指练习与活动设计应当有一定的开放空间，给予学生应用思辨能力解决问题的自由度。最后，在“思辨技能的呈现”阶段，应关注“多样性”，指教材应当开发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辅助思辨教学，并贯穿多模态促学的理念，做到形式多样化。

需指出的是，教材编写与教学方法需要协同互动，动态调整(贾蕃、沈一新 2020)。单纯的教材静态编写不能主动实现思辨能力培养的目标，需要教师的加工、转换等主动教学活动，才能转化为教学过程中的动态功能信息，实现教材静态编写与教材动态使用的统一。换言之，教材思辨技能的显性与隐性编写模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思辨的显性与隐性的教学方法。《新时代》依据相关实证研究结果，采用显性编写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显性思辨的教学方法。由于编写目的、编写者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教材很难完全满足不同院校实际教学的所有需求。教师需要针对教学实际，对教材编写的不足进行改编和完善，以适应实际教学要求(McGrath 2020)。

6 结语

本文在回顾思辨能力构念和构建外语教材思辨板块编写框架的基础上，以《新时代》为例，探讨了将思辨能力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以期解决当前外语教材思辨能力编写的困境，为新时代外语专业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然而，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在指导教材编写的过程中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尚未明确提出如何深入挖掘课文的思辨空间，有待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文本进行深加工和研读，寻找思辨点组织课堂教学；第二，该框架主要适用于学生用书中思辨板块的编写，《新时代》教师用书中思辨板块的编写如何有效服务于思辨教学值得今后探讨。

参考文献

Bailin, S. & M. Battersby. 2015.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 as inquiry [A]. In M. Davies & R. Barnett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23-138.
- Facione, P. A. 1990.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M]. Millbrae: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 Jolly, D. & R. Bolitho. 2011. A framework for materials writing [A]. In B. Tomlinson (ed.).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7-134.
- Lantolf, J. P., M. E. Poehner & M. Swain (eds.). 2018.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C]. New York: Routledge.
- McGrath, I. 2020.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Roles of EFL/ESL Teachers: Practice and The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Paul, R. & L. Elder. 2014. *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 You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fe* (2nd Ed.) [M].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 陈则航、邹敏、苏晓俐, 2020, 中学英语教材阅读中的思辨能力培养: 基于中德两套教材的对比[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3): 49-56。
- 崔琳琳, 2013, 基础英语教育要重思辨[N], 《光明日报》, 2013-10-20。
- 黄源深, 2010, 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 《外语界》(1): 11-16。
- 贾蕃, 2022, 中国外语教材评估研究30年(1990~2020)[J], 《当代外语研究》(1): 83-92。
- 贾蕃、沈一新, 2020, “产出导向法”理论框架下《国际人才英语教程》评价研究: 教师视角[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3): 19-26。
- 李成坚、徐晓燕等(编), 2021,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综合英语3》[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正栓、李迎新, 2014, 美国高校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J], 《中国外语》(6): 14-20。
- 刘文波、徐锦芬、张卫东, 2021, 增语言能力强思辨素养 塑良好品格——“新目标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修订的理念与特色[J], 《外语界》(2): 31-36。
- 曲卫国, 2016, 课文在英语综合课上作用的探讨[J], 《外语电化教学》(3): 3-8。
- 苏翊翔, 2011, 论说文批判性思维显性教学与隐性教学之比较[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150-156。
- 孙有中, 2011, 突出思辨能力培养, 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 《中国外语》(3): 49-58。
- 孙有中, 2019, 思辨英语教学原则[J], 《外语教学与研究》(6): 825-837。
- 文秋芳, 2020, 《产出导向法: 中国外语教育理论创新探索》[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文秋芳、孙旻, 2015, 评述高校外语教学中思辨力培养存在的问题[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 6-12。
- 文秋芳、孙旻、张伶俐, 2018, 外语专业大学生思辨技能发展趋势跟踪研究[J], 《外语界》(6): 12-19。
- 文秋芳、王建卿、赵彩然、刘艳萍、王海妹, 2009, 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力量具的理论框架[J], 《外语界》(1): 37-43。
- 徐锦芬、朱茜、杨萌, 2015, 德国英语教材思辨能力的体现及对我国英语专业教材编写的启示[J], 《外语教学》(6): 44-48。
- 徐锦芬、朱茜、汤小川、郭燕, 2016, “新目标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的编写理念与特色[J], 《外语界》(2): 16-22。
- 曾天山, 2019, 《教材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张德禄、张淑杰, 2010, 多模态性外语教材编写原则探索[J], 《外语界》(5): 26-33。
- 张羽, 2017, 高校外语教师思辨能力考察: 问题与对策——“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获奖选手个案研究[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7): 53-5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2年10月27日读取)。
- 庄智象, 2006,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和评价体系[J], 《外语界》(6): 49-56。

作者简介

贾蕃,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外语教材、语言测试、应用语言学。电子邮箱: jiafanfanjia@163.com

徐晓燕,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应用语言学、二语写作。电子邮箱: 470198947@qq.com

(审稿编辑: 张虹)

An investigation of L2 student engagement with peer feedback in the argumentative writing

GENG Feng & YU Shulin..... 67

Abstract: Thi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with 30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as the participants, investigates the features of peer feedback and student engagement with peer feedback in the argumentative writing. Data analysis of initial and revised drafts, peer feedback and student interviews reveals that: 1) the genre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 is one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eatures and focus of peer feedback; 2)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ment on general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s in peer feedback, but fail to identify all the underlying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s; 3)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udent engagement are interconnected in a dynamic and complex way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study may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peer feedback in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Keywords: argumentative writing; peer feedback; feedback features; student engagement

The integr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compiling

JIA Fan & XU Xiaoyan..... 75

Abstract: “Lack of critical thinking” is largely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discussion on how to integrate critical thinking into textbooks compiling. For one thing,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has been neglected, resulting in writer’s inability to concretely apply critical thinking to textbooks compiling. For anoth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mpiricism, few studies discuss how to integrate the critical thinking into textbooks compiling based 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struct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compiling critical thinking content of textbooks. In this sense,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Core Curriculu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rgues the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illustrates the content design. It is argued that textbooks compiling is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eaching pedagogy. Moreover,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ramework for textbooks compiling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critical thinking proposed through practice provides a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future textbooks development.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textbooks compiling;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A survey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cultural content in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LIU Yi & LIU Jianyu..... 83

Abstract: Based on a PRISMA-driven systematic approach, this article reviews 121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from Web of Science and Scopus databases. The review indicates that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gains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scholars,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levant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literature includes two major themes: the works on categor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and works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ercep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in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studies adopt multiple research approache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ill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n cultural content in the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cultural content; PRISMA